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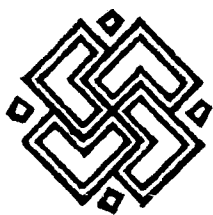
1981年

内蒙古短篇小說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内蒙古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2年 呼和浩特

目 录

谁说了算·····	〔蒙古族〕 敖德斯尔 (1)
秋风劲·····	陈福廷 (17)
烈马呼啸·····	张作寒 (30)
一个猎人的恳求·····	〔鄂温克族〕 乌热尔图 (44)
兽医宝迪·····	〔达斡尔族〕 孟和博彦 (63)
苍苍崇山·····	〔蒙古族〕 达瓦敖斯尔 (73)
库尔其玛的小巷·····	许 淇 (87)
绿色的恋情·····	〔蒙古族〕 甫澜涛 (103)
白马金鞍的故事·····	冯国仁 (116)
春鸟·····	杨 平 (135)
火红的秋叶·····	张志彤 (153)
新来的女销货员·····	戴云卿 (170)
孙三娘开店·····	张长弓 (183)
亲人·····	杨 啸 (200)
赵二狗杀猪·····	肖亦农 (218)
夕照青山·····	〔蒙古族〕 康万余 (227)
“奶奶庙”趣事·····	芒 仲 (241)

中秋月	王金良 (253)
攀亲家	〔回族〕郝文波 (264)
离合	丁 茂 (277)
扎彩	曹雪英 (289)
折断翅膀的鹰	徐 扬 (301)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	刘安琪 (317)
我们的人生是这样转折的	江 浩 (328)
愿每棵小草都绿	〔蒙古族〕郭雪波 (347)
蓝色的围裙	柴世梅 (364)
爱的驯化	张时鲁 (374)
光明，从这儿开始	李仲臣 (392)
宝贝	温小钰 (405)

谁说了算

〔蒙古族〕敖德斯尔

这次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得很好，就是后来在直接选举旗长的问题上出了岔。原来经盟委批准的旗长候选人——原旗革委会主任拉布腾落选了，而不是候选人的一位公社干部叫乌恩巴图的当选为旗长了。这种情况在自治区党内的选举中是不多见的，尤其是在牧区，从来就没出现过。

主持会议的拉布腾立刻打电话，向盟委报告了选举结果。

主持日常工作的盟委书记奇达拉图听了汇报，火冒三丈。在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的奇书记，在电话里用震耳的声音喊：

“你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引导大家按党的意图进行选举呢？那不行！你是盟委批准的候选人，不能改变！”

拉布腾一听，心里已经熄灭了的火，重新被点燃了。他从奇达拉图那坚定不移的、强有力的声音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用缓慢而带着为难的语气，说：

“啊呀……这个事……很难办哪，奇书记，现在不是强调民主与法制吗？我的意见，就这么着吧，民主嘛，就按民主原则……”

“民主，民主……”盟委书记打断了拉布腾的话，语气里带着不想掩饰的愤怒，嘲讽地说，“我活了五十多岁，多少还知道什么叫民主。我们的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

化！你是个老同志嘛，怎么搞的，别老是软绵绵的，挺身而出，先在党团员中做思想工作，要大家按照党的要求办事。你把我的话，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代表们，我建议大家考虑考虑，今后，我们要不要党的领导？我们的话、盟委的话算不算数？这是一条根本原则啊！我代表盟委决定，必须重新选举！”说完，他“卡喳”一声，把电话压上了。

盟委书记奇达拉图是拉布腾的老乡，也是他的老上司。他比拉布腾大三、四岁，今年大约五十五、六了，大高个儿，宽肩膀，粗嗓门，工作起来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有一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

拉布腾放下耳机，从招待所的办公室出来的时候，灿烂的阳光，一片好意地照耀着深秋的草原。旗所在地的建筑物、金黄色的树叶与换了素装的原野，都觉得那么亲切。他刚才虽然挨了一顿盟委书记的批评，可是心里却说说不出的舒坦。拉布腾明白，他当旗长的事，在奇书记的脑子里早已决定了。夏天，有一次到拉布腾家喝酒的时候，老奇明确表示过这个意思。这次旗人代大会直接选举，只不过走走形式，通过一下罢了。现在，人代大会竟然没按奇达拉图的决定通过，这还了得！

拉布腾立刻召集大会主席团成员，原原本本地传达了盟委书记的决定，并请大家认真地考虑上级党委的指示精神。

会场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沉闷。有的低头沉思，有的一袋接一袋地抽旱烟，有的打开大会发的笔记本写着什么，谁也不放第一炮。

主持会议的拉布腾同志觉得很为难。要是在平时遇到这种冷场，他完全可以陪着笑脸，絮絮叨叨地启发诱导，或者自己带头发言，亮明观点。可是现在，怎么开口呢？大家越不发言，他越显得尴尬。他不断地扫过每个人的脸，时而用下巴指点着，时而轻轻地叫某个人的名字，还是没人说话。拉布腾那求助的目光，

终于跟一位白发苍苍的老额吉（妈妈）那善良的目光相遇了。眼睛这个心灵的窗户，终于起到了它特有的作用。

“我先说说吧。”老额吉那古铜色长袍里有着一颗牧民妇女特有的仁慈的心，她从来就是见不得别人为难或难过的。今天，怎么能不尽自己的一切去帮助旗的领导开好大会呢？于是她用不安的口吻说：“我儿子乌恩巴图不是候选人，不知怎么就被选上旗长啦，这实在是不应该呀！旧社会的吉哈拉齐、图莎拉齐、梅林、扎楞等大小官，都是王爷任命的；新社会的干部，党不任命谁任命呢？难道让我这个半截入土的老太婆去任吗？我就有一句老话：听党的话！党叫咱拉布腾当旗长，我就拥护啦，还选举什么呀？”

乌恩巴图的母亲都贵玛老太婆这段有趣的发言，给会场带来了生气。有的说，今后我们还是按过去的老习惯“上面提名单，下面划圈圈”算啦，那样，既省事，又方便。有的说，广播上说的对，还是要真正发扬民主，立起法律，老百姓才能过好光景；过去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所以才少数人想干啥就干啥，带来了十年浩劫。有些年轻人坚决不同意盟委书记提出要重新选举的决定。有的干部含蓄地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国家主席都能随便打倒，共和国的宪法不如一张胡言乱语的大字报，那样的日子，可不能重演了。

主席团会议开了一下午，没结果。

二

主席团会议刚结束，盟委奇书记也赶到了。因为直接选举旗长，不仅在本盟的历史上是头一次，就是在全自治区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盟委领导特别重视这次代表大会。为了总结经验，及时向区内外报导，奇达拉图还请来了两位记者。

精明强干的奇达拉图一下车，就召集旗委领导同志听了汇报。盟委书记那锐利的目光，似乎一眼就看穿了拉布腾等几位同

志心中的忧虑。他靠在沙发上抽着香烟，嘭云吐雾地说：

“我们是从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封建思想意识的残余仍然很严重。所以，就往往容易产生现代迷信，独断专行，搞一言堂等错误。为了克服它，现在强调发扬民主，健全法制，这完全是必要的。可是，现在有些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说民主，就不要集中了，不要领导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发现，加以纠正，势必重犯过去土改时候在某些地区发生的那种尾巴主义的错误。从你们这里我就嗅到了这种气味。”他的声调里带着自信、尊严和领导人特有的优越感。

拉布腾带着下级的谦逊，一再点头表示同意。旗委其他几位同志也怀着十分钦佩的心情，默默地听着奇书记的话，觉得多年做领导工作的老同志到底不一样，看问题尖锐，深刻、全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似乎是一切事物的发展规律。现在，也许到了防止尾巴主义的时候了。

奇达拉图看到受了批评的几位老下级不说话，他习惯地摸着满腮胡茬的红脸，关心地说：

“老拉嘛，在挖‘新内人党’的错案中被打成残废，近几年住医院、住疗养院、洗温泉，在外边呆的时间多一些，这算什么缺点错误呢？至于乌恩巴图嘛，我更熟悉他，选他当英雄，我举双手拥护。可是当旗长，我有点怀疑。他这个人有个大毛病，对党的决定或号召，不是始终拥护的，有的时候积极，有的时候消极，有的时候怀疑，甚至是抵触的，有时干脆顶牛。你们还记得吧，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一九六三年‘四清’中，他都因为犯错误而被撤职或受过处分。当然，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的三起三落也罢，对他的处理也罢，不一定都正确，可是他那种作法，是跟当时的中央精神和全国形势格格不入的呀。”说到这里，盟委书记的鼓眼珠子笑咪咪地望着手里的香烟，小声说：“就拿他蹲监狱的事来说吧，那多冤枉！林彪当接班人，是谁定的？他不知道？

八亿人民喊‘永远健康’的时候，他一个人反对，有啥用呢？不错，现在谁都承认那是了不起的英雄行为。可是我们这些喊‘健康’，说‘拥护’的人算什么呢？也不能都算狗熊吧？”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拉布腾和旗委其他几位负责同志谁也没吭声。他们从代表们的情绪和刚才主席团会议的气氛，感觉到否定代表们的选举结果，来一次重新选举不太容易。他们都耽心，不知道奇书记怎么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难题。

晚上，召开了人民代表中的党团员会议。奇书记便亲自把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讲了一番，并且还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那就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同时指出了上次选举中旗的领导所犯的尾巴主义倾向，还着重介绍了由旗委研究并报盟委批准的旗长候选人拉布腾的情况。最后，老奇又以盟委书记的身份，要求党团员要做到党让选谁就选谁。

出乎意料，奇书记的讲话不但没达到预期的效果，适得其反，引起了大多数党团员的反感。人民代表们很少去议论已落选的拉布腾同志，而对乌恩巴图的议论却越来越多。甚至上次选举的时候，因为不了解情况而没投乌恩巴图票的代表，这一下也对他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乌恩巴图的外表，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矿石般紫褐色脸庞，一双喷射着火一般的黑眼，鼻梁比颧骨略高，海螺一般洁白的牙齿，无论白天黑夜都闪闪发亮。他个子不高，但浑身都是肌肉。所有这一切，都显示出在风雪草原上生活的牧民常见的一种粗犷的特征。

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十七、八岁的年纪就担任了牧业初级合作社社长。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当时的“苏木达”①奇达拉图，在他的苏木搞牧区公社化试点，树起了草原上的第一面“人民公社好”的大旗。接着，那年冬天，公社党委奇书记亲自来乌恩

①藏语，区长。

巴图所在的胡里斯台生产队蹲点，办起了草原上的第一个“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旗里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奇达拉图上台发言，系统地介绍了牧区办食堂的十大优越性；他还提出了下一步要搞“生活集体化、作风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的计划。奇达拉图还邀请与会同志去参观他们的集体食堂。他的邀请，受到前来参加会议的盟委领导同志和全体代表的热烈称赞。

参观食堂的那天，胡里斯台生产队一片欢腾。牧民们打扮得象参加婚礼一般。除了去野外放牧的乌恩巴图等少数人以外，所有的社员都来了。队部的五间房前面，搭起了一排用新毡子裹起来的蒙古包和那达慕大会用的大帐篷。土房和毡包上彩旗招展，红绿标语，使人眼花缭乱。那天，宰了十多只大绵羊，用丰盛的手扒肉和奶酒来招待参观者，当然是管吃管喝，一分钱不要。那个气派，充分体现了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和将要来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风格。

参观结束后，奇达拉图怕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食堂垮了合，向旗委领导要求留下一名干部帮助这个生产队巩固食堂。旗的领导就把拉布腾留下了。拉布腾的任务有两条：一是在奇书记的发言稿的基础上，充实内容，提高质量，写出一篇有分量的文章，争取在《人民日报》或《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二是帮助年轻的生产队长乌恩巴图，跟反对公社化，具体表现在反对食堂化的敌对分子和保守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巩固食堂，以便向全公社推广。

从当天晚上开始，拉布腾找牧民谈话，了解情况，搜集材料，想按照老奇发言稿上的食堂十大优越性逐条补充内容。可是一问到食堂的好处，谁也说不出来，有的牧民干脆扭头就走。拉布腾没办法，只好找乌恩巴图了解。乌恩巴图低着头抽烟，一声不吭，沉默了许久才说：

“你到我们家里住一两天吧，那时候谁也不用问，你自己就会体会到食堂的‘优越性’了。”

乌恩巴图的家离队部不算太远，只有十八、九华里。根据乌恩

巴图的建议，拉布腾果然住到这个年轻的生产队长家。第二天早晨，天刚亮，乌恩巴图的母亲都贵玛额吉就把乌恩巴图和拉布腾都裹起来。洗完脸，穿好皮袄，乌恩巴图和拉布腾俩骑着马，老额吉和儿媳妇抱着刚满周岁的小男孩，坐着牛车，向队部出发了。当他们赶到队部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可是草原上到处是人，有骑马的，有骑骆驼的，有坐牛车的，还有步行的，正从四面八方方向食堂赶去。据说，近者三五里，远者二十多里，就是为了一顿早茶，人们辛辛苦苦地往返这么远的路程。

伙房里很冷，满屋子雾气腾腾，什么也看不见。人碰人，碗撞碗，没处坐，没处站。拉布腾和乌恩巴图一家，勉强喝完早茶。都贵玛额吉叨叨咕咕地套上老黄牛，又赶路回家了。她一边拿缰绳打着牛屁股，一边叨咕着：“人倒好说，整天赶路也能吃上饭，就是我这头老黄牛可怜了，连个吃草的工夫都没有。”

拉布腾和牧民们一起受了一天的罪，已经尝到了集体食堂的“优越性”。于是他向队长建议：在这冰天雪地里，牧民们为了吃一顿饭，拉老馱幼，来回走几十里，真叫人活受罪。可不可以每家每天来一个人，把三顿饭一次就领回去，在家热着吃，反正不能不星火。

乌恩巴图沉默了半天才说：“我早就提过这个意见，可是奇书记坚决不同意，他规定，谁不亲自来，就不给他的饭。”

拉布腾问：“有的人硬不来怎么办？”

乌恩巴图说：“谁敢不来？不来就得饿肚子。每个人的粮食都从粮站直接拉到食堂来啦。”

拉布腾不但彻底打消了写文章的念头，而且从心底讨厌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所谓“共产主义萌芽”。

乌恩巴图紧闭着铁闸一样的嘴唇，充满火力的双眼扑闪扑闪地放射着光芒，沉默了很久，忽然对拉布腾说：

“你明天回旗吧，你一走，我就有办法啦。”

“有什么办法？”拉布腾急切地问他。

他不吱声。

拉布腾又问：“为什么让我先走呢？”

乌恩巴图露出整齐而雪白的牙齿，微微一笑，说：“你是国家干部，别管我们牧民百姓的事啦。”

乌恩巴图为了不牵连拉布腾，在拉布腾走的当天下午，就违犯公社党委奇书记的命令，撤销了食堂，把牧民的口粮分给了各家各户。

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奇达拉图被提升为旗委副书记，乌恩巴图却被定为“重点批判对象”，不但受到批判，还被撤职，当羊倌去了。

这就是奇书记所说的乌恩巴图三起三落的第一次。

三

他的第二次下台，大约是在一九六三年秋天，草原上开展第一批“四清”的时候。

按照多年来一遇到困难就落实政策，困难一过去就扔掉政策，运动一来就批判政策的老习惯，在三年困难时期落实政策的当口，乌恩巴图被胡里斯台的牧民重新推上了领导岗位——任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

那时候在胡里斯台队有一名一九五八年下放来的右派分子，名叫达日玛。据说这个人文化很高，在盟报社当记者的时候，写了一篇反对在牧区盲目开荒的文章而被打成了“反汉排外”的民族右派。乌恩巴图重新上台后，按照党的政策和达日玛劳动中的表现，给他摘了右派帽子；同时根据本队交通不便、偏僻落后，学龄儿童中绝大部分无法到百里以外的公社小学念书的情况，把在队里搞民办小学的任务交给了达日玛。

这个人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热情很高，工作积极主动，领着孩子们刷房子、修门窗、和泥、脱坯，用泥土做讲台和桌子、凳子，

克服重重困难，在胡里斯台草原上破天荒第一次传出了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达日玛既当教员，又当保姆。学校的炊事员得病或有事的时候，他还要做饭。到了冬天，为了解决取暖问题，他领着孩子们去拣牛粪，受到了家长们的称赞。

到了一九六三年秋天，旗委书记奇达拉图率领的“四清”工作队来到公社，研究牧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全部社队干部进行排队分类，乌恩巴图被列为四类干部里的头一名。其主要错误，就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接班人的斗争中，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贫下中牧的子女主动交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严重丧失立场，充当了阶级敌人的代理人。

当时，拉布腾作为“四清”工作队的秘书，跟着奇书记来到了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胡里斯台生产队。进驻的第二天，奇书记领着拉布腾到贫下中牧家扎根串连，顺路进了乌恩巴图那多年没换毡子的黑毡包里。

乌恩巴图的母亲都贵玛，还不知道日夜为集体操劳的儿子很快又要倒霉了。她赶忙把给放羊的儿媳煮的炒米肉粥端下来，给客人熬了一锅香喷喷的奶茶。

善于在喝茶聊天、问寒问暖的过程中调查研究，发现问题的旗委书记，问都贵玛额吉说：

“老额吉，你们这里有没有阶级呀？”

老人感到有些突然，她似乎听儿子他们经常议论什么阶级呀，斗争呀的，可她就是没见过那个阶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她眨巴眨巴小眼睛，思索着反问道：

“你问的是咱胡里斯台吗？”

“是啊，就是胡里斯台也罢，或者整个牧区也罢，有没有阶级呀？”

“有啊！怎么没有呢？”老额吉忽然领悟了。她在旧社会，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阶级，所以她认定，阶级就是在新社会才有的新事

物，老人用快活的声调说：“在旧社会，我们穷苦牧民没吃没穿，别说是阶级，连黑茶①都喝不上啊；现在可好啦，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有了阶级，也有了觉悟，啥都不缺啦。”

奇书记忍不住哈哈大笑。拉布腾差点把嘴里的奶茶喷出来。

老额吉满不在乎，又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笑啥？凡是在旧社会没听见、没看见的新鲜玩艺儿，都是新社会给我们带来的，在旧社会那阵子，谁听说过阶级呀？”

老额吉幽默的谈话，引起了奇书记极大的兴趣，他又笑咪咪地问：“那么，你们这里的阶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听说早就来到咱公社啦。”老额吉认真地说，“说不定正在往咱这儿走着呢，你们还不知道？！”说着老额吉拿起簸箕出去拿干牛粪去了。

奇书记收敛笑容，在拉布腾的耳边说：

“你听见了吧？这就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母亲的阶级觉悟！唉，这是过去在牧区执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政策的结果啊。现在，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阶级斗争越来越激化的情况下，这个‘三不政策’的后果就暴露出来了。可以肯定，哪里不狠抓阶级斗争，哪里就出问题，就犯错误。”

拉布腾在心里暗暗地敬佩奇书记深入群众、了解情况的本事和考虑问题、分析情况的深度。

奇达拉图和拉布腾刚要走时，乌恩巴图领着背黄书包的孩子围来了。

奇书记抚摸着孩子的头，问到他老师的情况。老额吉在一旁插了话说：

“达日玛老师可好啦，白天给孩子们教书，晚上还照顾他们睡觉，学生得了病，他背着去找医生。夏天，听说公社学校想要他，我们队的牧民们都不愿意让他走，到底留住啦。”

①没有放奶子的茶。

奇书记笑笑，问老额吉：“他是真心爱护贫下中牧的孩子吗？”

“可不是真心咋的，”老额吉说，“假心的人能做出真心的事吗？”

奇书记笑笑，不想跟这个没有阶级觉悟的老人辩论了。

乌恩巴图看到旗委书记来他家作客，格外高兴。他张开嘴巴笑着，洁白的牙齿在暗淡的毡包内闪光。憨厚寡言的支部书记没坐下就跑出去，不一会儿就抱进一个大绵羊背，往锅里放，准备招待客人。

“四清”工作队有纪律，怎能在将要被审查的“四不清”对象家里吃饭呢？乌恩巴图母子俩无论怎么一片好心挽留也无济于事。旗委书记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家。

工作队进驻胡里斯台的第五天，民办教员达日玛被工作队点名为伪装进步、篡夺教育大权的阶级敌人，勒令他老实交待鼓吹白专道路，跟贫下中牧争夺革命接班人的阴谋。半个月以后，按照预先的排队分类，乌恩巴图也停职检查。奇书记找他谈话的时候，着重指出了他包庇和重用坏人的严重错误。乌恩巴图万万没想到在去年年终奖励先进工作者的时候，他代表生产大队党支部，奖给达日玛一支钢笔，现在竟成了大问题。奇书记的鼓眼睛睁得老大，咄咄逼人地质问他：

“你为什么特意拿英雄牌的钢笔奖励他？这是什么意思？他是什么英雄？”

天哪！乌恩巴图的脑袋“嗡”地一下，不知怎么回答。在牧民的心目中，旗委书记就是党啊！他在党的面前老老实实承认，他原来以为摘了帽子就不算右派分子了，不是阶级敌人了。谁知道摘帽子跟没摘帽子是一样呢？他当时根本就没考虑到拿英雄牌钢笔奖励右派，就等于承认他是英雄。乌恩巴图恨自己脑子太简单，阶级觉悟不高。现在，他替好心好意办教育的达日玛老师难受。他了解达日玛，那个瘦瘦的民办教员，一天到晚忙得连

靴子张了嘴都没工夫缝，他哪里顾得上跟强大的、夺取了全国政权的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呢？乌恩巴图在工作队面前承担了一切责任，想尽一切办法减轻达日玛的罪责。

这是乌恩巴图的第二次下台。也是在这个时候，奇达拉图被提升为盟委副书记了。

四

“四清”运动还没结束，“史无前例”的大风暴顷刻间席卷了内蒙古草原。

开头，乌恩巴图被打成胡里斯台生产大队的头号走资派、三反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的保护伞。随着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他的帽子也不断增加着。没过多久，他又被打成了“内人党”的支部书记，而且莫名其妙地又变成了那位一贯自认为执行正确路线的奇达拉图为首的反党叛国集团的黑干将。后来，据说他在“牛棚”里骂了林彪而被捕入狱。“九·一三”以后才被放出来。

在那动乱的年月，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原来被定为“牧主养子”的乌恩巴图，忽然被军宣队宣布为三代贫农，一下子又被结合到公社“红色政权”里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这令人头晕目眩的突然变化，并没有使自称为“羊皮水斗”^①的乌恩巴图感到高兴，他知道现在这世道当干部更难了。当他去公社任职的时候，对他妻子说：“我估计，过不了多久我就会被赶下台，背着马鞍子回来的，这工夫你辛苦一点吧。”可是很不凑巧，乌恩巴图上台那年，内蒙古草原遭受了多年罕见的大旱灾。千里草原失去了光泽，遍地的牛羊骨瘦如柴。节令还不到小雪，各生产队里普遍出现了大批过不了冬的“三类畜”。牧民下狠心卖掉、杀掉和处理了一部分，同时想方设法保活了一部分适龄母畜，因为适龄母

^①牧民的提水工具。这里的意思是经常被提上来放下去。

畜是发展畜牧业的本钱。

当时，全国都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可是乌恩巴图却决定把不能过冬的母畜全部分给牧民饲养，并规定养活两只，一只归个人。

十年动乱中，自留畜多的牧民都被打成了“新生牧主”，所以近几年来牧民家的自留畜几乎都没有了。现在可以养活自留畜了，天生就喜欢养牲畜的蒙古人，谁不愿意有自留畜呢？牧民的积极性又调动起来了。全公社的适龄母羊几天的工夫就被牧民们分到各家各户饲养去了。

打草季节一过，其它公社的牧民们都清闲起来了，男人们去打猎，女人们做毡子活。唯独胡里斯台的牧民，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忙着搞饲草饲料，从秋天忙到冬天，又从冬天忙到春天。整个冬春两季，牧民把自己心爱的马放在马群里不骑，拿喂马的储备饲草喂活了集体的瘦弱牲畜。

当乌恩巴图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不少人替他担心，有人好心好意地劝他说：你这个主张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臭了的那个“千条万条发展牲畜第一条”的做法，可不能这么干哪！有一回他妻子来到公社，气愤地说：“你看，别的公社大队没有一个这么干的，你这个公社主任当不当啦？”乌恩巴图回答得很干脆：“我是个牧民，要牲畜，别的我都不在乎！”

第二年，全旗畜牧业大减产，唯独他们公社的牲畜总增百分之十五，纯增百分之三点五，在大灾之年取得了大丰收。不久，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又刮到草原上来了，人们的耽心变成了现实，乌恩巴图果然被打成唯生产力论的代表人物。刚刚恢复了工作的盟委副书记奇达拉图仍然坚持他的“斗争哲学”，在一次有线广播大会上，点名批判了一贯右倾的乌恩巴图。他说：光看牲畜总头数的发展，而不看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这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乌恩巴图的“只要牲畜”的谬论，实质上就是只要生